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

### 第五回 長途僕僕響馬追蹤 良夜迢迢霜鋒飛至

且說周保緒聽了王鼎一番言語，就向林公謙遜道：「小弟學書學劍，兩無所成，政事尤屬門外，才力疏薄，恐不能當此重任。」王鼎含笑接口道：「文牘不過掛名罷了，最重要的是自京赴浙，路途盜賊眾多，全仗老兄加以維護，也不必過於客套。」元撫已定來朝動身，請你立刻把行李收拾了，先送到林公館，來日清早，挈眷隨行，這一席酒算作替你二位錢行。」保緒說道：「挈眷同行，太覺累贅，還是讓紅娥留居府上。」王鼎含笑說道：「老兄你又來了！如夫人實為紅線一流人物，挈她同行，便可倚作長城，有這樣的好幫手，為甚不挈她同行呢？」林公接口道：「是呀！准請如夫人與敝眷同車照顧，一切借重之處正多呢？」保緒只好答應。等到散席，林公拜謝老師，辭別回寓，便將上述各事，告知鄭氏夫人。鄭夫人也快活非常。

當晚一宿無話。等到次日，保緒挈同紅娥，清早趕到林公館，只見門前停著幾輛驢車，連忙到裡邊，與林公相見。紅娥也見過鄭夫人，大家便上車坐定，行李無多，由林僕常福照料。

於是蹄聲得得，車聲轆轤，逕自上路。第一日天津歇夜，二日趕早站到鄭家口歇夜。驢車講定送到直隸邊境，林公便叫常福開發車錢，另僱長行車。當晚一宿平安，來朝重又登車前進。林公素知山東道上盜匪眾多，便請保緒戒備。保緒笑道：「這一條路我前後共走過數十次，有盜的地方，也都曉得，請公不必擔憂！」一面指揮車夫，擇安靖大道前進。行至日中，林公向車夫問道：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有無客店可以打尖？」車夫答道：「此地是鄆城屬境，是來往通衢，前面就有市集。」林公吩咐就在這裡打尖。車夫一邊答應，一邊驅驢車入市，直到一家客店前停住。車夫跳下車來，開了車門，林公等次第下車，一齊走入店中坐定，自有跑堂的過來招呼。林公便吩咐做些新鮮菜饌面點，一面又要一壺好酒，兩碟子下酒菜。跑堂的轉身自去整備，不多時先將酒和下酒菜送上。

保緒執壺斟酒，正在和林公且談且飲，忽見兩個壯漢闖然入室，四隻眼睛，注視著林公，仔細打量。保緒心知有異，也把他們的面貌裝束，看個仔細。只見年長的，約摸四旬年紀，身高五尺光景，膀大腰圓，生就紫糖色臉膛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圓眼透露凶光，嘴上留著絡腮胡，露頂無帽，身穿藍布長袍，足登皂布短統快靴；另一個約摸三十上下年紀，身不滿五尺，面皮微黑，凶眉惡眼，尖嘴削腮，穿著一身黑布襖褲，足登皂色抓地虎，一望而知都非作善類。二人入內來了一番，並不落座，逕自揚長出門而去。保緒愈覺可疑，忙向紅娥問道：「紅姑，這兩人行動怪異，目露凶光，想來決非善類，你可認識他們？」紅娥答道：「人卻不相識，看他二人的模樣，卻似來踏盤的，我們今天須格外小心嚴防，酒能誤事，不用喝了。」林公就命常福進飯。

究竟那兩個是誰？且待著音交代清楚：那個紫面孔叫做鑽天燕子商峻，那個黑面孔叫做飛刀癩王毛四，都是著名馬賊。

一般人只道馬賊是胡匪的別稱，其實是胡匪的分幫。說道胡匪，也有相當的歷史。自從明末時候，袁崇煥誘殺毛文龍以後，毛部兵將不願覬覦事仇，逃亡關外滿洲裡一帶為盜，專劫貪官污吏，不搶行商過客；行劫的時候，一律用火槍，用紅纓塞住槍口，避免沙塵吹入槍膛。動手開放，拔下紅纓銜在口裡，遠望之，好似生著紅鬍鬚，所以叫做紅鬍子。後來關外人數愈多，出息愈少，有幾幫入關，散在魯豫一帶，和當地響馬聯絡，故叫做馬賊。商峻、毛四本是馬賊首領，那商峻本是營混子出身，有陸地飛行的本領，飛簷走壁，如履平地；只因性情剛暴，在京中失手打死了人，流落江湖，做了馬賊。他和林公決無仇隙，這一次是受人指使而來，欲與林公為難。

且說林公在打尖以後，重又登車趕路。保緒非常注意，目光常向車外瞭望，以防兩怪客跟來行刺。行到鄆縣，時候還早，本可再趕一站，保緒卻吩咐車夫停車投宿。林公心中甚為不解，便問道：「時光尚早，正可趕路，何故投宿？」保緒答道：「大人有所不知，由此前去，都是山林曠野，是強人出沒的所在，傍晚經過，難免不生意外。況且剛才飯店中所遇的兩個怪客，也是可疑，若是強人同黨，我們此去，危險更多，故還是早些歇下為是。」林公點頭稱善，當下就在鄆縣城外昇平客店住下。

晚間進餐，林公偶不小心，失手將飯碗打破。林公並不介意，保緒卻暗暗吃了一驚，自思：此種預兆，恐非吉象，今夜須格外小心，以防不測。他正在獨自凝思，忽見紅娥立在後房門口向他招手。保緒連忙走到紅娥面前說道：「我們所處境地，甚為危險，今晚我們二人輪班守夜，你守上半夜，我守下半夜，你看可否？」紅娥搖頭答道：「山東道上能人最多，我自知女流之輩本領平常，只怕逢到勁敵，我二人不是對手，鬧出亂子來，哪裡對得起林大人呢？」保緒皺眉說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但我們既然負了保護的責任，豈容畏縮？據我想來，還是將大人送入城去，在縣衙耽擱一宵。」紅娥不待他說畢，插口說道：「林大人早就說不願受沿途驚動地方官府，請他到總衙歇宿，必然不肯答應；況且，山東道上步步荊棘，也不能躲過今宵便算完事，須打算個長久之計，方保無慮。」保緒到此，頓然現出侷促不安的神色，焦灼異常，連說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紅娥見他如此情形，不覺嫣然一笑道：「法子卻有一個在此，你且附耳過來。」一面把櫻桃小口湊到保緒耳邊，說了幾句。保緒聽罷，笑逐顏開，連稱妙計。紅娥叮嚀道：「隔牆有耳，必須秘密安排，一經漏泄，那就岔事了。」保緒應聲理會得，便回到林公身邊，也附耳說了幾句，林公點頭稱好。當下保緒吩咐常福道：「來朝要趕早站的，早些安睡吧！」常福自在外間安歇。林公和衣而睡。保緒把房門關閉，然後吹滅燈火，一個兒在暗中摸索了一回，方才橫倒榻上，把慣用的武器放在手邊，閉目休息。

隔了一會，聽得街坊上正敲三更，張日向窗櫺上瞭望，殘月朦朧。正在看時，忽聽門上格格作響，似有人在外推搡，料必刺客來了，連忙悄悄地跨下牀來，躡足走到門後，從隙中向外窺探，只見一個全身夜行紮靠的矮漢，手執單刀，正在門上推搡，背後還站立一大漢，門隙中雖然瞧不清楚面貌，就那模樣估量上去，不是飯店中所遇的兩個怪客還是誰？當下保緒不敢冒昧開門拿捉，打定主意，潛伏暗中，待他二人撬門入室，突然襲擊，殺他個措手不及。故在門後兀立。隔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再向門縫中看時，門外人影全無，就回到榻上坐定。正在疑想，忽聽得屋面上翻瓦之聲，方知刺客在屋面上開天窗。

暗想：等他使展倒掛猿猴的架勢翻下來時，就可出其不意，揮刀砍斷他們的足踝。一邊想，一邊仰著脖子觀看，不多片刻，屋面已成了一個大窟窿，卻不見刺客躍下。正在驚疑之際，只覺眼前白光一閃，上面飛下一把雪亮鋼刀，唰的一聲，正中林公臥榻的中央，刀身受著反激，搖搖不定，約計部位恰當胸腹，若有人睡在榻上，准死無疑。當下保緒暗暗佩服。忽聽上面低語道：「現在林已被飛刀刺死，我們公事已畢。至於他的家屬，和咱們素無嫌隙，也不用濫殺，回去吧！」保緒此時並不上屋追趕，連忙三腳兩步，奔到後房；紅娥正坐在那裡守夜，保緒向她說道：「刺客已來過了，虧得你使用這條金蟬脫殼之計，把大人藏到後房安歇。否則今天的事，就不堪問了！」原來林公和衣而睡之後，吹滅燈火，即悄悄的潛行到後房安歇，榻上只用棉被疊成人形，亂了刺客目光，那一飛刀竟刺了個空，這是紅娥所用的妙計，也是林公吉人天相，不該受此天妄之災罷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